

---

佛国记  
东晋·法显

---

法显昔在长安，慨律藏残缺，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，与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同契，至天竺寻求戒律。

初发迹长安，度陇，至乾归国夏坐。夏坐讫，前行至耨檀国。度养楼山，至张掖镇。张掖大乱，道路不通。张掖王殷勤，遂留为作檀越。于是与智严、慧简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等相遇，欣于同志，便其夏坐。夏坐讫，复进到敦煌。有塞，东西可八十里，南北四十里，其停一月余日。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，复与宝云等别。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。沙河中多有恶鬼、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。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知所拟，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。

行十七日，计可千五百里，得至鄯善国。其地崎岖薄瘠，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，但以毡褐为异。其国王奉法，可有四千余僧，悉小乘学，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，但有精粗。从此西行，所经诸国，类皆如是，唯国国言语不同。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、天竺语。住此一月日。

---

复西北行十五日，到僞彝国。僞彝国僧亦有四千余人，皆小乘学。法则齐整。秦土沙门至彼都，不预其僧例。法显得符行堂公孙经理，住二月余日，于是还与宝云等共。为僞彝国人不修礼义，遇客甚薄，智严、慧简、慧嵬遂返向高昌，欲求行资。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，遂得直进。西南行，路中无居民。涉行艰难，所经之苦，人理莫比。

在道一月五日，得到于阗。其国丰乐，人民殷盛，尽皆奉法，以法乐相娱。众僧乃数万人，多大乘学，皆有众食。彼国人民星居，家家门前皆起小塔，最小者可高二丈许。作四方僧房，供给客僧及余所须。国王安堵法显等于僧伽蓝。僧伽蓝名瞿摩帝；是大乘寺，三千僧共键槌食，入食堂时，威仪齐肃，次第而坐，一切寂然，器钵无声。净人益食，不得相唤，但以手指麾。

慧景、道整、慧达先发，向竭叉国。法显等欲观行像，停三月日。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，不数小者。从四月一日，城里便扫洒道路，庄严巷陌。其城门上张

---

---

大帷幕，事事严饰。王及夫人、采女皆住其中。翟摩帝僧是大乘学，王所敬重，最先行像。离城三四里，作四轮像车，高三丈余，状如行殿，七宝庄校，悬缁幡盖。像立车中，二菩萨侍，作诸天侍从，皆金银雕莹，悬于虚空。像去门百步，王腕天冠，易著新衣，徒跣持华香，与从出城迎像，头面礼足，散华焚香。像入城时，门楼上夫人、采女摇散众华，纷纷而下。如是庄严供其，车车各异。一僧伽蓝，则一日行像。四月一日为始，至十四日行像乃讫。行像讫，王及夫人乃还宫耳。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，名王新寺。作来八十年，经三王方成。可高二十五丈，雕文刻镂，金银覆上，众宝合成。塔后作佛堂，庄严妙好，梁柱、户扇、窗牖，皆以金薄。别作僧房，亦严丽整饰，非言可尽。岭东六国诸王，所有上价货物，多作供养，人用者少。

既过四月行像，僧绍一人，随胡道人向罽宾。法显等进向子合国。在道二十五日，便到其国。国王精进，有千余僧，多大乘学。

---

---

住此十五日已，于是南行四日，入葱岭山，到于摩国安居。

安居已止，行二十五日，到竭叉国，与慧景等合。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。般遮越师，汉言“五年大会”也。会时诣四方沙门，皆来云集已，庄严众僧坐处，悬缯幡盖，作金银莲华，著缯座后，铺净坐具。王及群臣如法供养，或一月、二月，或三月，多在春时。王作会已，复劝诸群臣设供供养，或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五日，供养都毕，王以所乘马，鞍勒自副，使國中贵重臣骑之，并诣白毡、种种珍宝、沙门所须之物，共诸群臣，发愿布施。布施已，还从僧赎。其地山寒，不生余谷，唯熟麦耳。众僧受岁已，其晨辄霜，故其王每赞众僧，令麦熟然后受岁。其国中有佛唾壶，以石作，色似佛钵。又有佛一齿，国人为佛齿起塔，有千余僧，尽小乘学。自山以东，俗人被服，粗类秦土，亦以毡褐为异。沙门法用转转胜，不可具记。其国当葱岭之中，自葱岭已前，草木果实皆异，唯竹及安石榴、甘蔗三物，与汉地同耳。

---

---

从此西行向北天竺，在道一月，得度葱岭。葱岭冬夏有雪，又有毒龙，若失其意，则吐毒风、雨雪、飞沙、砾石。遇此难者，万无一全。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。

度岭已，到北天竺。始入其境，有一小国名陀历，亦有众僧，皆小乘学。其国昔有罗汉，以神足力，将一巧匠上兜术天，观弥勒菩萨长短、色貌，还下，刻木作像。前后三上观，然后乃成。像长八丈，足趺八尺，斋日常有光明，诸国王竞兴供养。今故现在。

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。其道艰阻，崖岸险绝，其山唯石，壁立千仞，临之目眩，欲进则投足无所。下有水，名新头河。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，凡度七百，度梯已，蹶悬縲过河，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。九驿所记，汉之张骞、甘英皆不至。众僧问法显：“佛法东过，其始可知耶？”显云：“访问彼土人，皆云古老相传，自立弥勒菩萨像后，便有天竺沙门赍经、律过此河者。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，计于周氏平王时。由兹而言，大教宣流，始自此像。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

---

---

迦，孰能令三宝宣通，边人识法。固知冥运之开，本非人事，则汉明之梦，有由而然矣。”

渡河便到乌菟国。乌菟国是正北天竺也。尽作中天竺语，中天竺所谓中国。俗人衣服、饮食亦与中国同。佛法盛甚，名众僧住止处为僧伽蓝，凡有五百僧伽蓝，皆小乘学。若有客比丘到，悉供养三日，三日过已，乃令自求所安常。传言佛至北天竺，即到此国已，佛遗足迹于此。迹或长或短，在人心念，至今犹尔。及晒衣石、度恶龙处亦悉现在。石高丈四，阔二丈许，一边平。慧景、道整、慧达三人先发，向佛影那竭国。法显等住此国夏坐。

坐讫，南下，到宿呵多国。其国佛法亦盛。昔天帝释试菩萨，化作鹰、鸽，割肉贸鸽处，佛即成道，与诸弟子游行，语云：“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。”国人由是得知，于此处起塔，金银校饰。

从此东下五日行，到犍陀卫国，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。佛为菩萨是，亦于此国以眼施人。其处亦起大塔，金银校饰，此国人多小乘学。

---

---

自此东行七日，有国名竺刹尸罗。竺刹尸罗，汉言“截头”也。佛为菩萨时，于此处以头施人，故因以为名，复东行二日，至投身餒饿虎处。此二处亦起大塔，皆众宝校饰。诸国王、臣民，竞兴供养，散华然灯，相继不绝。通上二塔，彼方人亦名为四大塔也。

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，到弗楼沙国。佛昔将诸弟子游行此国，语阿难云：“吾般泥洹后，当有国王名鬲膩伽，于此处起塔。”后膩伽王出世，出行游观时，天帝释欲开发其意，化作牧牛小儿，当道起塔。王问言：“汝作何等？”答曰：“作佛塔。”王言“大善。”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，高四十余丈，众宝校饰。凡所经见塔庙，壮丽威严，都无此比。传云：“阎浮提塔，唯此为上。”王作塔成已，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，高三尺许。佛钵即在此国。昔月氏王大兴兵众，来伐此国。欲取佛钵。既伏此国已，月氏王笃信佛法，欲持钵去，故兴供养。供养三宝毕，乃校饰大象，置钵其上，象便伏地，不能得前。更作四轮车。载钵，八象共牵，复不能进。王知与钵缘未至，深自愧叹，即于此处起塔及僧

---

---

伽蓝，并留镇守，种种供养。可有七百余僧，日将中，众僧则出钵，与白衣等种种供养，然后中食。至暮烧香时复尔。可容二斗许，杂色而黑多，四祭分明，厚可二分，莹微光泽。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，有大富者，欲以多华而供养，正复百千万斛，终不能满。

宝云、僧景只供养佛钵便还。慧景、慧达、道整先向那竭国，供养佛影、佛齿及顶骨。慧景病，道整住看，慧达一人还，于弗楼沙国相见，而慧达、宝云、僧景遂还秦土。慧应在佛钵寺无常。由是，法显独进向佛顶骨所。

西行十六由延，便至那竭国界醯罗城，中有佛顶骨精舍，尽以金薄、七宝校饰。国王敬重顶骨，虑人抄夺，乃取国中豪姓八人，人持一印，印封守护。清晨，八人俱到，各视其印，然后开户。开户已，以香汁洗手，出佛顶骨，置精舍外高座上，以七宝圆椹，椹下，琉璃钟覆上，皆珠玑校饰。骨黄白色，方圆四寸，其上隆起，每日出后，精舍人则登高楼，击大鼓，吹螺，敲铜钹。王闻已，则诣精舍，以华香供养。供养已，次第

---

---

顶戴而去。从东门入，西门出。王朝朝如是供养、礼拜，然后听国政，居士、长者亦先供养，乃修家事。日日如是，初无懈倦。供养都讫，乃还顶骨于精舍。中有七宝解脱塔，或开或闭，高五尺许，以盛之。精舍门前，朝朝恒有卖华香人，凡欲供养者，种种买焉。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。精舍处方四十步，虽复天震地裂，此处不动。

从此北行一由延，到那竭国城，是菩萨本以银钱贸五茎华，供养定光佛处。城中亦有佛齿塔。供养如顶骨法。城东北一由延，到一谷口，有佛锡杖，亦起精舍供养。杖以牛头栴檀作，长丈六七许，以木筒盛之，正复百千人，举不能移。入谷口四日，西行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养。彼国土亢旱，府国人相率出衣，礼拜供养，天即大雨。那竭城南半由延，有石室，博山西南向，佛留影此中。去十余步，观之如佛真形，金色相好，光明炳著，转近转微，仿佛如有。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模写，莫能及。彼国人传云，千佛尽当于此留影。影西百步许，佛在时剃发剪爪，佛自与诸弟子共造塔，高七

---

---

八丈，以为将来塔法，今犹在。边有寺，寺中有七百余僧，此处有诸罗汉、辟支佛塔乃千数。

住此冬二月，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。雪山冬夏积雪，山北阴中，过寒暴起，人皆噤战。慧景一人不堪复进，口出白沫，语法显云：“我亦不复活，便可时去，勿得俱死。”于是遂终。法显抚之悲号：“本图不果，命也，奈何！”复自力前，得过岭。

南到罗夷国。近有三千僧，兼大小乘学。住此夏坐

。

坐讫，南下行十日，到跋那国。亦有三千许僧，皆小乘学。

从此东行三日，复渡新头河，两岸皆平地。过河有国，名毗荼。佛法兴盛，兼大小乘学，见秦道人往，乃大怜愍，作是言：“如何边地人，能知出家为道，远求佛法？”悉供给所须，待之如法。

从此东南行减八十由延，经历诸寺甚多，僧众万数。

过是诸处已，到一国，国名摩头罗。又经捕那河

---

---

，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，可有三千僧，佛法转盛。凡沙河已西，天竺诸国，国王皆笃信佛法。供养众僧时，则脱天冠，共诸宗亲、群臣，手自行食。行食已，铺毡于地，对上座前坐，于众僧前不敢坐床。佛在世时，诸王供养法式，相传至今。

从是以南，名为中国。中国寒暑调和，无霜、雪。人民殷乐，无户籍官法，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，欲去便去，欲住便住。王治不用刑罔，有罪者但罚其钱，随事轻重，虽复谋为恶逆，不过截右手而已。王之侍卫、左右，皆有供禄。举国人民悉不杀生，不饮酒，不食葱蒜，唯除旃荼罗。旃荼罗名为恶人，与人别居，若入城市，则击木以自异，人则识而避之，不相唐突。国中不养猪、鸡，不卖生口，市无屠行及酤酒者。货易则用贝齿，唯旃荼罗、猎师卖肉耳。

自佛般泥洹后，诸国王、长者、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，供给田宅、圃园、民户、牛犊、铁券书录，后王王相传，无敢废者，至今不绝。众僧住止房舍、床褥、饮食、衣服，都无缺乏，处处皆尔。众僧常以作功德为

---

---

业，及诵经、坐禅。客僧往到，旧僧迎逆，代担衣钵，给洗足水，涂足油，与非时浆。须臾，息已，复问其腊数，次第得房舍、卧具，种种如法。众僧住处，作舍利佛塔、目连、阿难塔，并阿毗昙、律、经塔。安居后一月，诸希福之家劝化供养僧，作非时浆。众僧大会说法。说法已，供养舍利佛塔，种种香华，通夜然灯。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。大目连、大迦叶亦如是。诣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，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。诸沙弥多供养罗云。阿毗昙师者，供养阿毗昙。律师者，供养律。年年一供养，各自有日。摩阿行人，则供养般若波罗蜜、文殊师利、观世音等。众僧受岁竟，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各持种种衣物、沙门所须，以布施僧众。僧亦自各各布施。佛泥洹已来，圣众所行威仪法则，相承不绝。

自渡新头河，至南天竺，迄于南海，四五万里皆平坦，无大山川，正有河水。

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，有国名僧伽施。佛上忉利天三月为母说法来下处。佛上忉利天，以神通力，都

---

---

不使诸弟子知。未滿七日，乃放神足。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，即語尊者大目連，汝可往問訊世尊。目連即往，頭面禮足，共相問訊。問訊已，佛語目連：“吾却後七日，當下閻浮提。”目連既還，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，不見佛久，咸皆渴仰，雲集此國，以待世尊。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：“今日國王、臣民皆當奉迎佛，我是女人，何由得先見佛？”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，最前禮佛。佛從忉利天上来向下，下時化作三道寶階：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；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，在右边執白拂而侍；天帝釋化作紫金階，在左边執七寶蓋而侍。諸天無數從佛下。佛既下，三階俱沒于地，余有七級現。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，遣人掘看，下至黃泉，根猶不盡。王益信敬，即于階上起精舍。當中階作丈六立像，精舍後立石柱，高三十肘，上作師子，柱內四邊有佛像，內外映徹，淨若琉璃。有外道論師與沙門爭此住處，時沙門理屈，于是共立誓言：“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，今當有靈驗。”作是言已，住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，于是外道懼怖，心伏而退。佛以受大食三月故，身

---

---

作天香，不同世人。即便浴身，后人于此处起浴室，浴室犹在。优钵罗比丘尼初礼佛处，今亦起塔。佛在世时，有翦发、爪作塔，及过去三佛并释迦文佛坐处、经行处，及作诸佛形像处，尽有塔，今悉在。天帝释、梵天王从佛下处亦起塔。此处僧及尼可有千人，皆同众食，杂大、小乘学。住处一白耳龙，与此众僧作檀越，令园内丰熟，雨泽以时，无诸灾害，便众僧得安。众僧感其惠，故为作龙舍，敷置坐处，又为龙设福食供养。众僧日日众中别差三人，到龙舍中食。每至夏坐讫，龙辄化形作一小蛇，两耳边白。众僧识之，铜盂盛酪，以龙置中。从上座至下座行之，似若问讯，遍便化去，年年一出。其国丰饶，人民炽盛，最乐无比。诸国人来，无不经理，供给所须。

寺北五十由延，有一寺名火境。火境者，恶鬼名也。佛本化是恶鬼。后人于此处起精舍，以精舍布施阿罗汉，以水灌手，水沥滴地，其处故在。正复扫除，常现不灭。此处别有佛塔，善鬼神常扫洒，初不须人工。有邪见国王言：“汝能如是者，我常多将兵众住

---

---

此，益积粪秽，汝复能除不？”鬼神即起大风，吹之令净。此处有百枚小塔，人终日数之，不能得知。若至意欲知者，便一塔边置一人已，复计数人，人或多或少，其不可得知。有一僧伽蓝，可六七百僧。此中有辟支佛食处、泥洹地，大如车轮。余处生草，此处独不生。及晒衣地处，亦不生草。衣条著地迹，今故现在。法显住龙精舍夏坐。

坐讫，东南行七由延，到罽饶夷城。城接恒水，有二僧伽蓝，尽小乘学。去城西六七里，恒水北岸，佛为诸弟子说法处。传云：说无常、苦，说身如泡沫等。此处起塔犹在。

度恒水，南行三由延，到一林，名呵梨。佛于此中说法、经行、坐处，尽起塔。

从此东南行十由延，到沙祇大国。出沙祇城南门道东，佛本在此嚼杨枝，刺土中，即生长七尺，不增不减。诸外道婆罗门嫉妒，或斫或拔，远弃之，其处续生如故。此中亦有四佛经行、坐处，起塔故在。

从此南行八由延，到拘萨罗国舍卫城。城内人民稀

---

---

旷，都有二百余家。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。大爱道故精舍处，须达长者井壁，及鸯掘魔得道、般泥洹、烧身处，后人起塔，皆在此城中。诸外道婆罗门生嫉妒心，欲毁坏之，天即雷电霹雳，终不能得坏。出城南门千二百步，道西，长者须达起精舍。精舍东向开门户，两厢有二石柱，左柱上作轮形，右柱上作牛形。池流清净，林木尚茂，众华异色，蔚然可观，即所谓祇洹精舍也。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，波斯匿王思见佛，即刻牛头栴檀作佛像，置佛坐处。佛后还入精舍，像即避出迎佛。佛言：“还坐。吾般泥洹后，可为四部众作法式。”像即还坐。此像最是众像之始，后人所法者也。佛于是移住南边小精舍，与像异处，相去二十步。祇洹精舍本有七层，诸国王、人民竞兴供养，悬缯幡盖，散华烧香，然灯续明，日日不绝。鼠衔灯炷，烧花幡盖，遂及精舍，七重都尽。诸国王、人民皆大悲恼，谓栴檀像已烧。却后四五日，开东小精舍户，忽见本像，皆大欢喜，共治精舍，得作两重，远移像本处。

---